

毛

詩

序

說

毛詩方說卷之四

京山郝敬學

男洪

門人彭大韶

侄千里校

小雅

說曰。列國之詩謂之風。王朝之詩謂之雅。風俗也。雅正也。正者政也。言小政者爲小雅。言大政者爲大雅。皆王朝之詩。小雅多言政事。而兼風。大雅多言君德而兼頌。故小雅之聲。

飄姚和動。大雅之聲莊嚴典則。小大之義盡此矣。司馬遷謂國風好色不淫。小雅怨誹不怒。以國風小雅并言。不及大雅。亦此意也。雅有正變。皆周末東以前西京之詩。東遷而後無雅。故曰詩亡。

鹿鳴之什。

說曰。雅無諸國之別。故毛氏列以爲什。如軍法十人爲什也。自鹿鳴至魚麗十篇。爲鹿鳴之什。外南陔白華華黍三詩。有目無篇。不與

焉。晉文、武之雅也。朱子以亡詩配數，改編而  
小雅，舊什亂矣。

古序曰：鹿鳴，燕羣臣嘉賓也。毛公曰：既飲食之，  
又寶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  
盡其言矣。

說曰：朱子改爲燕饗賓客之詩。據燕禮，鄉飲  
酒禮，工歌用之。遂以爲通用之樂。然此詩初  
本天子燕羣臣嘉賓而作也。猶關雎本后妃  
之德，雖鄉射燕禮用之，未可遂以爲鄉射燕

禮之樂歌也。則此詩豈可遂目爲燕饗泛用之詩乎。鹿之言祿也。明主祿養賢臣。故臣僚有羣鹿之象。鹿陽物也。生于山。苹蒿芩皆草也。生于澤。鹿食澤中。有山澤交之象。易所謂咸者感也。故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是爲明主求教之象。天地感而萬物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故易以咸首。下經詩以鹿鳴冠。雅其義同。所以爲登歌之首也。

古序曰。四牡勞使臣之來也。毛公曰。有功而見

知則說矣。

說曰周先生遣使臣終事歸則歌此詩燕之  
毛傳謂爲文王之詩而稱王事者西伯受商  
王之命以統諸侯使臣往來皆王事也此因  
西伯未稱王而曲解之非也後儒遂謂文王  
末年稱王尤非也蓋凡風雅歌文王之事非  
卽作于文王之世周道大行然後禮樂興則  
是成王周公之世矣故稱王事稱天子文武  
同也四牡使臣之乘馬也馬行地無疆坤道

也。臣道也。故以爲比。雄曰。牡。男子經營四方。故以四牡比。雌與睢通。卽睢鳩。布穀也。其鳴勸耕。以比孝子耕田養其父母也。

古序曰。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毛公曰。送之以禮樂。言遠而有光華也。

說曰。此本文王之詩。後王遣使臣皆用之。使臣受命不同。總之宣上德。達下情而已。人主深居清穆。四方艱難疾苦。無由周知。故使臣以周諮爲先務焉。燕以遣之。所謂送以禮也。

歌以樂之。所謂送以樂也。遠而有光華。是皇華所取義也。綸命寵被。君以華其臣。奉使不辱。臣以華其君。朱子謂序不達詩意。非也。

古序曰。常棣。燕兄弟也。毛公曰。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

說曰。按武王周公管蔡皆文之昭也。武王崩。周公相成王。使管叔蔡叔監殷。管叔將以殷叛。流言毀公。王疑公。公遂避位去居東。明年管叔叛。成王執而殺之。公不預聞。不能救也。



鬱鬱飲恨情見乎鴟鴞大誥諸篇及天下既定制禮樂追傷而作此詩於凡宗族燕飲則歌之首言兄弟至親二章言死喪卽管叔見殺之事三章言急難卽避位居東之事四章言閱墻禦侮卽二叔流言武庚作亂之事五章言旣安寧追怪往事極道悔恨之意旣不忍叔之死而又不忍尤王長歌代泣自怨自艾使工瞽諷誦以愨之諸父兄弟亟稱良朋者自恨爲兄弟不如朋友耳情有難言故末

章云是究竟是圖衷曲甚苦。千載之下猶堪揮涕。而世儒曾不究圖誣公殺兄。愚于書金縢而辨之詳矣。學者誦鴟鴞常棣讀大誥康誥而不諒公之心。千古面牆耳。奚以誦詩讀書爲乎。○余誦常棣而周公無殺管叔之事愈明矣。蓋二叔得罪王室與天下也。雖有可殺之罪而公終無殺兄之心。天下以討罪人爲大義而公終以不能全兄爲不恭。故于康誥曰弟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

弟此詩亦云。雖有兄弟不如友生。其自怨也。情愴然。蓋傷管叔之死而恨已之不能救也。豈其有殺兄之事。而又爲此辭乎。春秋左傳亦惑于周公殺兄之說。故謂是詩爲召穆公作也。夫召穆公則宣王之季矣。序謂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安得有幽宣變雅雜于其中。左氏紕繆不止此一端。至其爲國語。又謂爲周文公作。其狐疑兩可。本無足據。然周公之詩而魚麗之序。又云文武何也。凡文武之詩。

非卽作于文武之時也。皆周公成文武之德，以制禮作樂，此其燕兄弟之樂歌也。朱子疑世次不類，謂此序與魚麗之序相矛盾，可謂不達矣。

古序曰：伐木，燕朋友，故舊也。毛公曰：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親親以睦，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則民德歸厚矣。

說曰：太平非一士之力，明主求賢如爲室求木，故以伐木比。語曰：良禽擇木，良臣擇主，主

明則士附林茂則鳥歸故以鳥鳴爲比山林  
有士幽谷有鳥伐木聞鳥鳴以比求賢得良  
朋也丁丁用力以比求治也許許人衆以比  
朋友也山阪野處伐木賤事以比故舊也王  
者貴不忘賤故屢詠伐木所以爲燕朋友故  
舊之詩也

古序曰天保下報上也毛公曰君能下下以成  
其政臣能歸美以報其上焉

說曰朱子謂人君以鹿鳴以下五詩燕其臣

臣受賜者歌此詩以答其君。古註意同。則是羣臣嘉賓使臣兄弟朋友凡蒙燕者皆歌此詩。則周臣之答其上也不幾于虛文雷同乎。非也。文武盛時。上下交而泰道成。人心和悅。周公作是詩以鳴其盛。先有泰平之福。忠愛之情。而後樂歌興焉。非預作是詩。徒使諸臣誇誦。如後世辭臣矯飾以誣其君。非天保之情矣。今觀其辭曰單厚。諷以仁也。曰多益。諷以損也。曰戩穀。諷以盡善也。曰孝。諷以承先。

也。曰質諷以治也。終之曰爾德歸美之中。責難之義備焉。所以爲天保也。朱傳單厚多益。戩穀之類俱作福祿解。文義重沓而乏諷規。與後世獻諛之辭何殊。蓋祝其君而以日之不足神之弔。日月之盈虛。意微婉矣。

古序曰采薇遣戍役也。毛公曰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率遣戍役以守衛中國故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杖杜以勤歸也。

說曰朱子謂此未必文王之詩。夫文王雖未  
爲王其爲方伯也。以王命遣戍自有樂歌。此  
詩居正雅之先。非文王烏足以當之。亦猶國  
風首二南。雖不必盡文王后妃之事。而皆以  
歌詠文王后妃之化爲世法程也。故風者教  
也。自家庭以達于邦國。雅者正也。自朝廷以  
達于天下。教以君爲主。故二南之事不出家  
國。政以天子爲宗。故小雅之事及于天下。周  
之政教由文王興。風雅皆自文王始也。然何



知非武王乎。蓋文武同而謨烈異。武王之烈  
誓命也。著之史冊。文王之謨禮樂也。被之聲  
歌。功莫大于武。而德莫高于文。夫子于書記  
武功。而于詩歌文德。二南小雅。關雎鹿鳴。諸  
詩。所以誌文王之德之盛也。當紂之末。禮樂  
征伐。雖奉商政。而周家聲靈。文物煥然。維新  
采薇。命將出師。想見當世威德隆重。而小心  
服事。不肯改姓。易物。三分有二。以服事殷。周  
之德可謂至德。文王既沒。文在茲者。此之謂

也。采薇，比王師制敵之易。薇之言微也。四章言常權，比三軍和集也。王者之師，貴人和，所以制敵如采薇也。朱子論詩，以代言爲上之厚。三百篇中美刺多代言也。聖人佚道使民，不在代言而在體恤之誠。讀者當得之言外。古序曰：出車勞還率也。

說曰：前篇遣戍，此與下篇戍畢歸，而燕以勞之。此篇勞將帥也。遣則將與卒同，軍旅同心也。勞則將與卒異，朝廷殊禮也。禮賜君子小

人不同日勞將帥以出車君子之儀衛勞士  
卒以杖杜小人之私情出車叙其功杖杜叙  
其情耳

古序曰杖杜勞還役也

說曰出車以勞君子詳其事而美其功杖杜  
以勞小人叙室家私情而已杖杜孤樹也杜  
棣屬梨也實甘者爲棠澀者爲杜棠枝叢密  
而杜枝多刺其花皆合聚故棠棣比兄弟而  
杖杜比士卒花合而樹獨則孤卒合而軍還

則散故爲還卒之比。北山幽方，憂思之比。枸杞甜菜味苦，士卒甘苦之比。○先儒謂采薇以下爲文王之詩，諷之誠然。武王命將誓師，氣象自別，而末年受命，制作未備，周公承文謨作歌，故篇中稱王稱天子。舊註以爲殷王非也。

古序曰：魚麗美萬物盛多，能備禮也。毛公曰：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故美萬物盛多，可以告于神明矣。

說曰朱子改爲燕饗通用之樂歌非也。明王盛時品物蕃阜詩人作歌以美豐亨富有之祥。聖人刪詩正雅。師文武崇王道而說者但爲上下飲酒定樂歌道主人優賓之意。則全詩所言皆口腹殽饌而已。執儀禮鄉飲工歌以爲據。則是雅頌祗爲儀禮外傳而已。淺陋卑薄。何以言詩。○朱子謂魚麗非文武之詩。不在鹿鳴什內。蓋據儀禮鄉飲酒禮笙歌相間。謂歌有詩。而笙無詩。以南陔白華華黍闕

鹿鳴以下三詩。由庚間魚麗。崇丘間南有嘉魚。由儀間南山有臺。移舊章以合儀禮。并古序改爲燕饗通用之歌。置周道文武之盛於不講。夫聖人刪詩。非刪禮也。笙歌相間。自有禮儀在。何得以有聲無辭之空名。寄之雅中。辭生于心。聲託于器。凡樂由心生。聲由辭生。有辭然後有聲。聲無辭則不成章。若笙自爲笙。歌自爲歌。一歌間一笙。風雅頌之歌三百。卽合有三百笙。笙有三百。簫管竽籥之類。亦

合各有三百。奚獨南陔白華五六篇而已。又謂儀禮於鹿鳴四牡以下曰歌於南陔白華華黍曰笙曰樂曰奏而不言歌。以此爲有聲無辭之徵。今按鄉射亦儀禮也。云奏騶虞貍首。而騶虞有辭亦云奏。周禮有九夏國語稱金奏肆夏樊遏渠。按肆夏卽時邁樊遏爲韶夏卽執競渠爲納夏卽思文。皆有辭而皆云金奏。則奏亦辭也。南陔白華之名卽九夏之類。金奏九夏有辭。笙奏南陔白華獨無辭乎。

又周禮籥章以籥吹豳詩。豳詩卽七月籥吹  
七月亦猶笙吹南陔白華華黍也。豳有辭而  
南陔以下獨無辭乎。又禮記文王世子明堂  
位祭統升歌清廟下管象象卽維清也。謂管  
奏維清于堂下。管有辭而笙獨無辭乎。大抵  
歌卽樂也。未有有聲無辭之樂。今分樂與歌  
爲二。未見其可。

古序曰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

古序曰白華孝子之潔白也。



古序曰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毛公曰有其  
義而亡其辭

說曰按此皆武王時詩也萬物既多孝子得  
養其父母故次南陔南陔者取南風來陔隴  
之義孝子奉養清潔故次白華時和年豐故  
次華黍詩亡而古序合編故序得獨存朱子  
以爲此笙詩有聲無辭引儀禮鄉飲酒及燕  
禮鼓瑟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笙入堂下磬  
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華黍乃間歌魚麗笙

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生由  
儀謂歌有辭可歌笙有腔譜無辭愚謂有腔  
譜則腔譜之音自成辭腔譜所以調辭也王  
者作樂頌功德未有有腔無辭之樂所謂鼓  
瑟而歌者手彈口和故曰歌口吹而辭奏乎  
其中故曰笙曰樂曰奏序謂其辭亡者是也  
若謂本無是詩而序爲後人妄增是強詆之  
也但其所以亡之故不可考未知何獨亡笙  
奏諸篇耳朱子執謂笙詩無辭以此

南有嘉魚之什

說曰自南有嘉魚至吉日凡十篇而亡詩由  
庚崇丘由儀三篇不與焉內菁菁者莪以上  
六篇皆成王之詩六月以下四篇宣王之詩  
文武成王之詩謂之正小雅宣王以下詩謂  
之變小雅

古序曰南有嘉魚樂與賢也毛公曰太平之君  
子至誠樂與賢者共之也

說曰成王盛時周公下士藹藹多吉人是詩

可以觀焉。朱子改爲燕饗通用之樂，非也。樂雖用詩，而聖人刪詩不以樂。如以樂刪詩，則所謂新宮、狸首、采芻、九夏，宜皆存之，而皆不錄。可知詩爲觀風化俗，明王道，稽世變，昭鑒戒，不獨爲樂耳。惟頌爲樂歌，附諸風雅之後。風雅非盡樂歌也。故曰：雅頌各得其所。人情樂放縱而惡檢押。聖人言樂必言禮。禮有經，而樂無專經。以此奈何？後儒專以樂言詩乎？南明方也，以比明主。嘉魚，以比良臣。魚水，君

臣相得也。罩罩。網羅求賢也。膠木甘瓠。上下交也。雛鳩來思。乘時變化也。

古序曰。南山有臺。樂得賢也。毛公曰。得賢則能爲邦家立太平之基矣。

說曰。朱子改爲燕饗通用之樂。非也。夫雅者政也。皆朝廷獻納之辭。如鹿鳴魚麗嘉魚。辭云有酒。猶疑似燕饗。是詩不及飲酒。惟以燕禮歌。南山有臺爲据。而是詩實非爲燕禮作也。山有草木。多材之比也。取贊樂只君子言。

得衆賢則君身君德名譽福祚邦家無窮之慶所以爲樂得賢也。

古序曰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

古序曰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也。

古序曰由儀萬物各得其宜也。毛公曰有其義而亡其辭。

說曰按六月之序此三篇原不相屬此以亡詩爲類耳。朱傳據儀禮改由庚次魚麗崇丘次南有嘉魚由儀次南山有臺說見前。

古序曰蓼蕭澤及四海也

說曰朱子改爲諸侯來朝天子與之燕飲以示慈惠而歌此詩非也序義本謂天子親萬國懷諸侯天下一家故曰澤及四海總括全篇零露之意而朱子詆爲淺妄其實深約也蓋周道方盛泰交喜起之歌篇中言燕者安樂之意非飲酒也據詩次第此篇朝諸侯下篇方與之燕飲蕭蓬蒿也生澤藪高不盈丈露自天零卽易所謂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

上下定民志履帝位不疚者也履禮也上下有禮則民志定而泰道成序謂澤加于四海者君以禮待臣之謂也豈飲酒云乎哉

古序曰湛露天子燕諸侯也

說曰前篇來朝此篇賜燕朝則禮嚴燕則情親朝以朝旦禮主于辨也飲以昏夜情主于合也故爲湛露陽晞之比首章夜飲之初次章豐草有露露始降也三章杞棘籬邊小樹也杞棘有露夜漸久矣杞棘叢生昏夜之象



也飲多易昏亂故以顯允諷之末章桐椅則高樹也見其實垂而離離然終燕歸天向明矣所謂醉歸陽晞也禮終易放醉則驕勅則躁故以豈弟諷之豈弟溫恭也

朱子改升亡詩南陔白華華黍于魚麗之前魚麗以下悉依儀禮次第雜亡詩由庚崇丘由儀以足十篇之數至此改爲白華之什古序曰彤弓天子錫有功諸侯也

說曰朱子改爲天子燕有功諸侯錫以弓矢

之樂歌謂錫弓矢是也。謂燕非也。燕與饗異。饗用大牢，爵盈而不飲，所以示恭儉也。燕則盡醑，爵行無算，所以示慈惠也。燕饗皆用酒，而饗主于錫，以酒行禮，非行禮以飲酒也。周語王饗有體薦，燕有折俎，公當饗，卿當燕，故燕或至夜而饗行于朝，成禮而罷，故曰一朝饗之。春秋傳，鄭饗趙孟，禮終乃燕，是饗終朝耳。諸侯有四夷功，天子錫彤弓以表其武功。鄭玄謂使之專征伐，是桓文之假託先王未

之有也。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諸侯而專征伐。大亂之道也。以此傳經。誤天下後世。可勝言哉。

古序曰。菁菁者莪。樂育材也。毛公曰。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

說曰。朱子改爲燕飲賓客之詩。非也。按王制。鄉子弟入學。九年大成曰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升之大學曰造士。大樂正論造士。進于王曰進士。司馬論定而後官之。

位定而後祿之。此先王所以樂育材也。詩以菁莪比莪蒿也。蒿生澤藪香美可食以爲著。通于神明以供禋升臭于郊廟百祀故以比賢材。蒿易長俄然而成故名莪。小曰莪大曰蒿。諺云三月茵陳四月蒿言易長也。故以比育材。莪本不生于陵阿與水中云在彼者以比培植之厚也。錫百朋錫貝也貝文而澤以比朋友相麗澤也。楊舟楊木爲舟楊之言陽以比君子也。楊舟利涉以比濟世也。沈浮野

水虛舟待渡。以比賢士待用也。全詩取我寓  
義。而苟無古序。卽毛氏不知其所由作也。豈  
惟毛氏。雖仲尼亦不知其所由作也。雖降爲  
十五國風。又降爲變風。與菁菁子衿同。改爲  
淫奔。皆可以也。故詩讀古序。乃見作者之志。  
亦可以知詩與聲辭與志之辨矣。序烏可廢  
也。朱子于古序。斥爲無據。于比義。復不理會。  
故以此詩爲燕飲賓客也。又何怪乎。

古序曰。六月。宣王北伐也。毛公曰。鹿鳴廢。則和

樂缺矣。四牡廢則君臣缺矣。皇皇者華廢則忠  
信缺矣。常棣廢則兄弟缺矣。伐木廢則朋友缺  
矣。天保廢則福祿缺矣。采芣廢則征伐缺矣。出  
車廢則功力缺矣。杖杜廢則師衆缺矣。魚麗廢  
則法度缺矣。南陔廢則孝友缺矣。白華廢則廉  
恥缺矣。華黍廢則畜積缺矣。由庚廢則陰陽失  
其道理矣。南有嘉魚廢則賢者不安。下不得其  
所矣。崇丘廢則萬物不遂矣。南山有臺廢則爲  
國之基墜矣。由儀廢則萬物失其道理矣。蓼蕭

廢則恩澤乖矣。湛露廢則萬國離矣。彤弓廢則諸夏衰矣。菁菁者莪，廢則無禮儀矣。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

說曰：按毛公所云，卽孟子詩亡之意也。聖人刪詩，以稽王道之興廢，垂法戒也。故小雅鹿鳴以下諸詩，皆文武成周之盛，百度所以脩舉，世運所以興隆。而穆王以後，周道浸衰，典刑廢墜，至于厲王，頽敗極已，國人逐之而死，于虢。其子宣王，復修文武之政，煥然中興，故

自此至無羊十四篇皆宣王之詩也。此篇則美其命將北伐之功，皆所謂變小雅也。毛公序說：歷舉鹿鳴諸詩所由廢，一以見世道興衰之由，一以明聖人刪詩正雅之義。故孟子曰：詩亡，然後春秋作。詩與春秋相終始，非徒爲聲樂而已。毛氏所以有功於詩也。

古序曰：采芑，宣王南征也。

說曰：此宣王命將南征有功歸而詩人歌之也。朱子改爲軍行采芑而食賦其事以起興。



非也。芑嘉穀也。宣王中興田野墾闢于彼于此。餘糧棲畝。王師所過隨處足食。無轉運齎持之勞。故以爲比。朱傳以芑爲苦蕒菜。軍士采而食之。按詩託興而已。若軍法掠民間一草者有禁。豈真有踐民田采芑菜之事乎。善說詩者觀采芑六月軍旅之事。思過半矣。六月事勢張皇。采芑氣象。暇豫蓋吉甫承頽敗之後。敵驕而兵惰。故其應變不得不敏。及乎北虜旣平。軍聲旣振。中國氣勝。而方叔之再

出也。則服命服，乘命車，從容運籌，而南蠻自  
奪氣矣。故吉甫薄伐，才兼文武，方叔元老，賤  
戰貴謀，著之篇什，豈徒以其辭而已乎？故曰  
詩可以觀。授政不達，雖多亦奚以爲？○按世  
儒謂春秋夷楚，據是詩之言蠻荆耳。夫禹貢  
九州，荆居第六，則壤近中原，江漢汝墳，二南  
首善也。焉得比諸荒服蠻夷荒服，環畿甸四  
面二千三百里外，皆得稱之，何獨南土耳？三  
代以前，帝都居北，故南土遠，今楚正當四字。

之中。衡嶽五嶺以外。南連百粵。閩廣西南夷。古皆屬荆。故稱荆蠻。非謂荆盡蠻也。荆地半天下。王者南面。失楚。如面牆。江介險阻。亂則先叛。是以商周中興。先服楚也。若蠻夷也者。先王荒之而已。何以伐爲。商頌云。維汝荆楚。居國南鄉。言近也。是詩亦云。征伐玁狁。蠻荆來威。言玁狁遠而蠻與荆近。不得不征也。後儒解春秋。尊齊晉爲擯楚之說。考之詩書。按之地里。本無稽。若云華戎錯居。何國蔑有。寧

獨楚歟餘詳春秋

古序曰車攻宣王復古也毛公曰宣王能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文王之竟土脩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

古序曰吉日美宣王田也毛公曰能慎微接下無不自盡以奉其上焉

說曰天子日萬幾而能留意于馬祖是能謹微也田獵非適意獲禽享賓恩接于下也蒐狩以講武先王之大禮也可以覘軍實可以

觀人心可以驗君德之好尚可以察攷事之

下缺

毛詩序說卷之五

京山郝敬學 男洪範輯

門人彭大翮

侄千里校

鴻鴈之什

自鴻鴈至無羊凡十篇

古序曰鴻鴈美宣王也毛公曰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還定安集之至于矜寡無不得其所焉

說曰朱子改爲流民喜之而作非也小雅自  
鹿鳴而下至此二十餘篇皆朝廷制作不應  
忽采民謠一篇雜入其中以鴻鴈比者鴻鴈  
來去無常民亦罔常故末章美而寓規以爲  
流民自作誤矣

古序曰庭燎美宣王也毛公曰因以箴之

說曰朱子改爲王將起視朝而問夜之辭非  
也宣王豈真有夜半視朝之事乎毛公所謂  
因以箴之云爾蓋夜未半而起太早亦非可

繼之道進銳者退必速始勤者終必怠所以  
卒有姜后之諫也詩人先見而毛說有所據  
耳。

古序曰沔水規宣王也。

說曰鄭氏曰以恩親正君曰規規者正圓之  
器五行東方爲規主仁恩也故春秋傳曰近  
臣盡規王信讒遠諸侯不敢直諫而但呼其  
親戚朋友念亂以感動王故謂之規朱子據  
詩中邦人諸友改爲民間相語非也詩謂諸



侯不朝。飛揚拔扈，不循道理。其二守禮者，畏讒言之及，莫敢自必，故諷王遠讒親諸侯。終大業也。水無情之物流，則不定。隼急疾之鳥，飛則不止，皆諸侯不朝之比也。

古序曰：鶴鳴，誨宣王也。

說曰：毛傳教王用賢是也。鳥高飛善鳴者，莫如鶴，以比賢人也。淵魚，在山石用賢之比也。○按序：庭燎，美而大，箴箴，鍼也，微刺之。其辭隱，沔水，規規，圓也，清動之，其辭悲。鶴鳴

誨誨教也詳說之其辭核古序精確如此朱子必欲改作何歟自彤弓至此篇朱改爲彤弓之什。

古序曰祈父刺宣王也。

說曰朱子改爲軍士怨久役而作謂未見其必爲宣王非也如必欲見其爲宣王則詩明言敗績于姜戎然後可按國語宣王三十九年王師敗績于姜戎料民于大原兵不足故發畿內之民從征詩不敢斥王而呼司馬朱

山堂書影  
子遂以爲軍士語耳

古序曰白駒大夫刺宣王也

說曰朱子改爲留賢之詩非也其留也以去其去也以不用鶴鳴之誨孤矣故刺之猶王風之丘中有麻也馬五尺以上曰駒白駒比賢士貞潔也苗藿比好爵也生芻比獨善自養也

古序曰黃鳥刺宣王也

說曰朱子改爲民適異國不得其所而作非

也民不得所時政使然詩人託爲民言以諷  
王耳黃鳥好音人所悅也春陽始鳴應節趣  
時故爲遷居擇處之比穀惡木桑言喪也桮  
言虎也皆失所之比黃鳥性不穀食以比已  
不食此邦之食也始以故鄉失所而來今又  
以此邦失所而歸故自託于黃鳥非以黃鳥  
爲刺刺病黃鳥者與呼碩鼠異也○按二雅  
皆朝廷獻納之詩小雅此類託民風以諷上  
故謂小雅若大雅專言君德所以異也

古序曰我行其野刺宣王也

說曰朱子改爲民適異國依其昏姻而不見收卹作此詩非也民適異國流離失所矣依其昏姻而不見收卹上所以教民睦姻任卹之行安在也不能養又不能教中興之業衰矣故謂之刺凡詩刺多卽其人之事代言誦其詩知其政而美刺寓焉春秋之義蓋如此

古序曰斯干宣王考室也

說曰朱子改爲築室成而燕飲以落之不言

誰室豈謂是詩亦通用乎非也禮廟成升屋  
剝羊洒血以釁之路寢成則設盛食考成以  
落之落始也始新故多祝願之辭

古序曰無羊宣王考牧也

說曰鄭氏曰厲王之世物產彫耗牧人廢職  
宣王興復故叙而歌之按周禮牧人掌六牲  
而阜蕃其物六牲謂馬牛羊豕犬雞也此獨  
言牛羊舉祭享所常用者

節南山之什

節南山至巷伯凡十篇

古序曰節南山家父刺幽王也

說曰朱子謂春秋魯桓公十五年有家父來求車是桓王之世上距幽王終已七十五年矣不知其人同異序之時世不足信此說非也按周制卿大夫世官尹氏家父皆世卿也子孫氏其先如虞仲之後亦稱虞仲之類若疑此家父卽七十年後求車之家父則南山不平之尹氏亦卽常武王謂之尹氏歟

古序曰正月大夫刺幽王也

古序曰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

說曰鄭康成以爲刺厲王非也豔妻之爲褒姒與山川之崩竭皆幽王事也

古序曰雨無正大夫刺幽王也毛公曰雨自上下者也衆多如雨而非所以爲政也

說曰朱子改爲饑饉之後羣臣離散其不去者作此詩以責去者非也王朝設官遇饑年輒引去非必實有是事朱傳據二章正大夫



離居卒章謂爾遷于王都立說所謂靡有孑遺是周無遺民者也當時或偶有棄官去者非必羣臣盡離散也雨無正猶言天失常也託天災以刺時天降饑饉有罪無罪同死卽雨失其正也忠邪不分刑罰不中政散人離零亂如雨也世儒疑不用詩辭命篇有如巷伯常武酌賚般豈盡詩辭也而意象悠然必求淺率易見則高叟之爲詩矣

古序曰小旻大夫刺幽王也

說曰朱子改爲大夫以王惑于邪謀不能斷以從善而作非也詩人因王聽信羣小故發謀猶之說忠諫不用是非淆亂賢否倒置卽不善謀也如朱傳所謂謀則運籌畫策之謂矣○或謂小旻與小宛小弁小明皆以別其爲小雅得名也夫小雅詩多矣何獨別此四篇也若是則大東名小東正宜反以大名又何也凡篇目皆作者自命或太史記之太師目之未有二雅先有篇目如前說是先有小

雅而後以此詩從之非也。若謂小旻小明爲別于大雅，召旻大明則小宛小弁，又何以別乎。或又曰：大宛大弁，夫子刪之，然則頌有小苾，又焉得有苾乎，皆猜說也。

古序曰：小宛，大夫刺幽王也。

說曰：朱子改爲大夫遭亂，兄弟相戒，以免禍之詩，非也。按幽王宣王子也。宣王承厲考之亂，發憤中興，幽王嗣立，忘先人幹蠱之功，故其辭曰：我心憂傷，念昔先人，夫婦所以共承。

先也。宣王有姜后之賢，納諫同心，是以中興。申后賢而幽王黜之，禮妻子和，則父母順。子事父母，雞初鳴，適父母舅姑所，而幽王夫婦乖離。故其辭曰：明發不寐，有懷二人。廢太子宜曰而立伯服，故其辭曰：教誨爾子，式穀似之。宜曰奔申，申侯挾太子，召大戎伐周，故其辭曰：螟蛉有子，蜾蠃負之。寵庶奪嫡，兄弟亂倫，故其辭曰：題彼脊令，載飛載鳴。首章刺王無夫婦而忘先祀，二章刺酗酒喪儀而身不

修三章四章刺其無父子兄弟之法而家不齊五章刺其刑罰不中而天下不治六章刺其大亂將至而王不知懼也禍起于夫婦故以鳴鳩比鳴鳩卽睢鳩布穀也鳩族惟睢鳩關關善鳴而且高飛他鳩鳴則不飛飛亦不能矣天月令鳴鳩雌雄以羽相拂他鳩則逐其婦故本草云食布穀佩其骨令夫婦和因以爲比也苟幽王能如關雎則無忝于先人矣三章穀不<sub>言</sub>言<sub>言</sub>比君嗣也中原比見黜也

菽豆霍也。豆言鬪霍言護。爾雅大山宮小山  
霍。太子在外之比也。螟蛉之言伶仃。螺贏之  
爲毒螫。皆禍亂之比也。下篇以小弁繼之。其  
爲刺幽王甚明也。

古序曰。小弁刺幽王也。毛公曰。太子之傳作焉。  
說曰。朱子改爲太子宜曰被廢而作。非也。凡  
刺詩託爲其人之言耳。不必真出其人之口  
也。毛公獨于此詩明之者。非謂小弁獨託而  
他詩皆真也。以明子之于父無刺。而小弁之

親親非宜曰所及耳。故篇首以鸞斯比鸞斯。鴉烏也。烏孝鳥也。能反哺。鸞似烏而不知反哺。小而好羣飛。宜曰爲世子。依母歸申。以譬其父。禮云。知親而不知尊者。禽獸是也。故託鸞斯以諷之。賢傳之言也。予幼受朱傳。竊疑平王與申侯殺父而棄先祖。累十世之業。孟子許以親親之仁。何也。謂詩可觀。觀小弁則失之。平王矣。謂詩道性情。小弁之爲詩。則親而爲子。則逆。何性情之與。有。晚讀毛傳。頓釋。

此疑益信毛公之于詩深矣。

古序曰：巧言刺幽王也。毛公曰：大夫傷于讒，故作是詩也。

說曰：按小弁以下四篇，皆信讒之害。小弁害家，巧言害國，何人斯害朋友，故巷伯刺讒人，編什之序也。

古序曰：何人斯，蘇公刺暴公也。毛公曰：暴公爲卿士，而譖蘇公焉，故蘇公作是詩以絕之。

說曰：朱子疑詩中言暴不言公，爲無據，非也。



詩言微婉未有刺其人而直斥之者也。讓口害人踪跡詭秘平生僚友一朝反顏如路人故屢言彼何人斯爲窮詰之辭也。從行二人究其推諉之奸也。逝梁不入發其忸怩之情也。飄風鬼蜮比其陰險之私也。辭婉而其意切矣。○予讀是詩而益知性情之說矣。通篇非真有適梁過門之事。蓋比其艱險反側欺君賊友分誼已絕。而其言肫懇傷往望來。有北地本卷遽絕之情焉。一何其厚也。豈必蘇公實

有處讒不動之養乎。蓋詩之爲言也。長言之也。言不如此。不足以爲詩。人苟能以詩之言。養性。則性定。以詩之義存心。則心安。以詩之氣處人。則人和。以詩之性情處變。則無所往而不自得。故曰。不學詩。無以言。非謂據其詩。卽觀其人之性情之謂也。其人不必要中和。其爲詩。必無暴厲者矣。如執詩以徵人。則三百篇必皆周公之制作。然後可。此孟子所謂高聖者矣。

古序曰巷伯刺幽王也。毛公曰寺人傷于讒故作是詩也。

說曰詩寺人卽巷伯也。宮中求巷之長掌宮中之役。或奄人爲之。然受讒之事不可考也。朱傳遂謂以讒被宮刑。何据乎。貝水蟲也。其介五色如錦。生而成文。非造作也。萋附麗也。斐均錯也。皆織造之象。禹貢厥篚織貝。比無是事。而羅織如生成也。箕東方蒼龍之宿也。秋夏見于南方。凡占星皆于昏旦。南中故曰

南箕也。天官書箕爲敖客。曰口舌。凡四星東向橫張如口。東二星大張如箕舌。西二星微狹如箕踵。哆口微張之貌。侈則大張矣。以比因人之小過而以口舌張大之也。

谷風之什。

谷風至信南山。凡十篇。

古序曰。谷風刺幽王也。毛公曰。天下俗薄。朋友道絕焉。

說曰。朱子改爲朋友相怨之詩。非也。谷風東

風東爲君方。風自君出也。習之言俗也。風雨無常。以比朋友道乖也。衛風刺夫婦。意與此同。文武道隆。伐木求友。幽王失德。谷風刺薄。所以屬雅。雅政也。獻納之義也。如謂民間朋友相怨而作。則當以屬風。王朝爲雅。邦國爲風。按小雅短章。疊詠如此類。猶是風體。大雅盡莊嚴大篇。亦大小之別也。

古序曰。蓼莪刺幽王也。毛公曰。民人勞苦。孝子不得終養爾。

說曰朱子改謂民人勞苦自作非也孝子行  
役親死不得見詩人託爲孝子之言以諷王  
之不仁也爲民父母使民至此所以爲刺而  
幽王父子相賊釀成驪山之禍是詩爲之兆  
矣

古序曰大東刺亂也毛公曰東國困于役而傷  
于財譚大夫作是詩以告病焉

說曰按此亦幽厲時詩故稱西人西京之人  
也譚東方國名詩不及而序云譚大夫作必

上經卷之三  
二〇五  
有所受之。

古序曰。四月。大夫刺幽王也。毛公曰。在位貪殘。下國搆禍。怨亂并興焉。

說曰。朱子改爲遭亂自傷之辭。非也。讀此詩者。想見四時愁慘。山川寥落。飛走動植。彫零殒札之象。何必斥主。乃謂爲刺乎。至末云。寧莫我有。維以告哀。刺義曉然矣。

古序曰。北山。大夫刺幽王也。毛公曰。役使不均。已勞於從事。而不得養其父母焉。

說曰朱子改爲大夫行役而作非也爲行役者之言以刺王耳說見孟子北山背陽之比也。犯苦菜食苦之比也。

古序曰無將大車大夫悔將小人也。

說曰朱子改爲行役勞苦憂思者之作非也。幽王之時小人衆多君子悔其共事故序借將車以釋之將猶駕駛也小車駕馬大車駕牛車行利輕而惡重貴馬而賤牛故以牛車爲小人負重之比也始不察而誤用至于困



山居志  
三  
一  
憊誤國債事所以可憂朱子因篇次北山小  
明間改爲行役而作非也

古序曰小明大夫悔仕于亂世也

說曰朱子改爲大夫久役而作非也誦其辭  
悽惋流涕雖叙行役之苦而多悔恨之情各  
章念彼恭人思自全之策惟有恭慎可化憂  
患爲景福處亂世而獲安全此其怨悔之意  
甚明也若但以爲行役殊不盡作者之情

古序曰鼓鐘刺幽王也

說曰幽王東遊淮上爲流連之樂故詩人刺之。天子非巡狩不行嘉樂不野合。西京去淮上甚遠而又作樂于水濱非先王之觀也。是役也未必無朝會而詩但言鼓鐘淮水以諷其荒樂遠遊無復先王修禮輯瑞柴望祭告之典與秦政隋廣先後一轍所以爲刺也。

古序曰楚茨刺幽王也。毛公曰政煩賦重田萊多荒飢饉降喪民卒流亡祭祀不饗故君子思古焉。

說曰。朱子改爲述公卿有田祿者。力于農事。以奉宗廟之祭而作。非也。按詩辭莊嚴典則。多贊頌之語。與下篇信南山甫田大田皆諷幽王而惟此篇首四語。思古傷今。餘但極稱古時和年豐祭祀燕享。宛然身逢其盛。而銜恨于生今之世。意在言外。豳風七月。周公遭亂述古。以諷成王。意與此類。若以爲公卿奉祀之詩。則七月亦周公燕饗之詩可也。蓋農事者。國之根本。祭祀者。國之大事。洪範以農

政繼五行周官以三農先九職洛誥以明農  
序正父自后稷肇祀不窋失業公劉古公疆  
理力田以拓丕基子孫守先訓力農奉祀遂  
以此占國運之興衰是以后稷配天而作生  
民文武功成而頌思文二叔不才乃詠七月  
幽王死宗周滅乃有楚茨大田平王東遷九  
廟墮乃歌黍離皆推本農事不忘先業也無  
逸一書極言稼穡艱難與先代勤民之主以  
戒成王楚茨諸詩歷序古曾孫稼穡祭祀禮

樂壽考福祿以諷幽王詩書獻納同也今以爲公卿力田奉祭與雅何涉降而爲國風可矣

古序曰信南山刺幽王也毛公曰不能修成王之業疆理天下以奉禹功故君子思古焉

說曰朱子改爲公卿力田奉祭之詩又曰曾孫古者事神之稱序以爲成王陋矣非也蓋周以農事開國雖不始于成王而疆理天下宅土中分九服盡東南之地爲則壤實自成

王始耳。如詩書周公之七月無逸召公之篤  
公劉皆以農事輔導成王。故序以曾孫爲成  
王。雖事神之通稱。實莫大乎天子。記曰。稱曾  
孫謂國家也。故武王自稱有道曾孫。在諸侯  
如狸首之曾孫侯氏。春秋傳之曾孫蒯曠。周  
禮考工記之祝侯曰。詒女曾孫諸侯百福。自  
諸侯而下。禮卑名小而分輕。不足舉矣。其曰  
維禹甸之者。思古傷今。猶前篇自昔何爲之  
意。亦王者事也。詩凡四詠禹功。豐水東注詠

武王奕奕梁山美宣王天命多辟美商王此篇諷幽王如以爲美公卿其辭不倫其曰南東其畝者槩率土而言也周京偏據西北天地之勢西北高而東南下故其田之膏沃與疆理之功莫遠于南而極于東文王化行亦止南國故王制稱東田大雅江漢云于疆于理至于南海成王時周公東征至于海隅奄徐淮揚之土始歸版圖故曰南東其畝始以爲公卿之詩義不及此

甫田之什

甫田至賓之初筵凡十篇。

古序曰甫田刺幽王也。毛公曰君子傷今而思古焉。

說曰朱子改爲祭方社田祖之詩非也首章傷今之意宛然思昔曾孫能繼古人傷今人不能繼曾孫也。凡詩諷刺微婉此篇與楚茨信南山皆見之首章。大田見之三章使誦者罔覺所以爲主文而譎諫也。



古序曰。大田刺幽王也。毛公曰。言矜寡不能自存焉。

說曰。朱子改爲農夫答甫田。非也。公卿祭方社。與農夫何預。而詩以答之。毛公矜寡之說。正是詩人刺王之志。見於第三章。幽王之時。田野荒蕪。人民離散。犬戎蠶食。漸逼豐鎬。不數年而宗廟化爲黍離。此大田諸詩所以作也。矜矣富人。哀此矜寡。是之謂不能自存焉。

爾

古序曰瞻彼洛矣刺幽王也毛公曰思古明王能爵命諸侯賞善罰惡焉

說曰朱子改爲天子會諸侯于東都講武而諸侯美天子之詩非也各章首二句悽然有河山今昔之感與淮水同其慨歎其爲刺幽王甚明也昔周公營洛都朝會巡守以明賞罰故作立政曰文子文孫其克詰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成康既沒周道寢衰久曠盛典宣王中興復古詩

人有車攻之頌，幽王嗣服，荒于酒色，嬖庶不  
正，父子相傾，賞罰僭濫，武備不修，會同遂廢。  
故詩人觀洛水而追思先烈也。天下雖安，忘  
戰必危。以周京密邇西戎，故諷以作六師，慮  
其有夷狄之禍也。保家室，寓太子申后之事  
也。保家邦，知西周之將亡也。君子至止，諷以  
朝會也。福祿諷以賞善也。戎服佩刀，諷以罰  
惡也。序說備矣。自此以下四篇，思古情迫，言  
華而旨悴，畏禍之深，主文而譎諷，故言之者

無罪嗟夫聲音之道與政通矣秦風之將興也變而之雅周雅之將亡也變而似風誦者當自得之。

古序曰裳裳者華刺幽王也毛公曰古之仕者世祿小人在位則讒諂并進棄賢者之類絕功臣之世焉。

說曰朱子改爲天子美諸侯之辭以答瞻彼洛矣非也按序謂勲舊子弟賢而王不能用耳昔周公之訓曰故舊無大故不棄也子孫

賢則世官不賢則世祿周道也幽王之世女  
謁內嬪。皇父家伯羣小蔽賢而耆舊如家父  
芮伯凡伯諸君子皆不得進用世家子孫或  
有爲人所傾服而不得譽處有文章而不得  
福慶有車馬而不得顯用小人在位奔功臣  
之祿棄賢者之後故末章追頌先臣功德似  
穀其子孫而諷王所用之非人也棠常棣也  
其華同萼故比兄弟世族非親非族鮮有以  
常棣比者矣棣華先葉首言葉滑則華落矣

故爲有賢無譽處之比。棣華色白，次言芸黃，則色變矣。故爲有文章無福慶之比。三言或黃或白，華尚有存者，故爲有車馬無祿位之比。世族彫謝，所以謂之棄類絕世也。

古序曰：桑扈，刺幽王也。毛公曰：君臣上下動無禮文焉。

說曰：朱子改爲天子燕諸侯之詩，非也。幽王沈湎于酒，比昵羣小，上下之間無復儀文。故詩人刺之。桑扈，小鳥也。一名竊脂，貪饕無行。

之比也。然其羽毛猶有文章，可觀人而無禮儀，則穿窬之不如。故桑扈喪失，扈從之比也。古序曰：鴛鴦刺幽王也。毛公曰：思古明王，交于萬物有道，自奉養有節焉。

說曰：朱子改爲諸侯答桑扈，非也。古先聖王仁民之餘澤，及于萬物，取之不傷其類，用之不過其節。飛鳥不喪羣，廢馬不食粟，騶虞所以歌王仁，而魚麗所以美富有也。幽王暴虐，水陸飛潛無不盡取，殺胎覆巢，鳥亂于上，剝

膚取之而刈管用之民窮財盡是以大亂故  
詩人思古明王而託鳥獸以比也毛云交于  
萬物者釋鴛鴦之義鴛鴦交匹之鳥也飛栖  
必雙聖王愛物不忍殘其偶故以爲比于飛  
不弋宿也畢羅小網不盡取也在梁戢翼若  
其性也廐馬秣摧食以時也取之有道則飛  
鳥不失羣用之有節則廐馬不妄費爲盛世  
之鳥獸猶得所而況于民乎萬年福祿頌古  
明王之辭所思者遠而所悲者深是以爲刺



○按風雅之序皆始于治中于亂終于思治故風終幽小雅終楚茨以下大雅終江漢常武焉

古序曰頰弁諸公刺幽王也毛公曰暴戾無親不能宴樂同姓親睦九族孤危將亡故作是詩也

說曰朱子改爲燕兄弟親戚之詩非也幽王驪山之禍將作矣與羣小日沈酗于酒親族疎遠無由得關其忠文武盛世鹿鳴樂嘉賓

伐木宴朋友。故忠言上聞。幽王以兄弟爲路  
人。危亡已至。而深宮之飲不休。詩人因借飲  
酒致願見之情。非爲酒也。末動之以危言曰。  
樂酒今夕。君子維宴。如後世敵兵四合。而帳  
中夜飲。亡國之慘。千古一轍。杜甫所謂東方  
漸高。祭樂何聞也。長歌可以代泣。其頰弁之  
謂樂。

古序曰。車牽大夫刺幽王也。毛公曰。褒姒嫉妬  
無道。并進。龜瓦敗國。德澤不加於民。周人思得

賢女以配君子故作是詩也。

說曰。朱子改為燕樂新婚之詩。非也。雅詩皆君德時政。新婚之歌。何緣得入。其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明廷之法言。非房中之艷曲也。是時褒姒專暱。忠諫無路。詩人思得賢媛。以爲內助。猶陳風東門之池。思淑姬也。車牽以比民勞。無好友無德。以諷幽王之不淑也。禮王后車服飾。以雉雉善雉者。曰鷓。平林集鷓。褒姒淫暱之比也。無旨酒。無嘉殽。宮中沈湎。

之比也。高岡柞薪，淫女據中宮之比也。高山景行，淑女母儀，天下之比也。

古序曰：青蠅，大夫刺幽王也。

古序曰：賓之初筵，衛武公刺時也。毛公曰：幽王荒廢，媮近小人，飲酒無度，天下化之。君臣上下，沈湎淫液，武公既入而作是詩也。

說曰：朱子改爲衛武公飲酒悔過而作，非也。王朝有雅，侯國有風，諸侯飲酒自悔，宜與衛風淇奧伍。今在雅，則王朝獻納之辭矣。昔康

叔封衛。周公述武王之意作酒誥。此詩亦以申揚祖訓。欲幽王念武王思周公也。夫子刪詩存此。與書存酒誥正同。所以爲雅也。序云刺時者。武公之時。卽幽王之時也。武公爲王卿士。不敢斥言刺王。譎諫之義也。

魚藻之什

此什終篇。故十多四焉。

古序曰。魚藻。刺幽王也。毛公曰。言萬物失其性。土居鎬京。將不能以自樂。故君子思古之武王。

焉。

說曰朱子改爲天子燕諸侯而諸侯美天子之詩非也本刺幽王逸樂不恤其民而毛云思武王者以詩有鎬京云爾此類朱子詆爲陋而毛之得解正在此蓋旣云在鎬則雖謂之思武王亦可也言詩不以辭而以志宜如此。

古序曰采菽刺幽王也毛公曰侮慢諸侯諸侯來朝不能錫命以禮數徵會之而無信義君子

見微而思古焉。

說曰。朱子改爲天子。答魚藻非也。蓼蕭湛露。先王所以親諸侯。雅之正也。采菽菀柳。幽王所以失諸侯。雅之變也。如朱說。則正變混淆矣。菽。羹霍。霍之言護也。故大山宮。小山曰霍。爲諸侯藩王室之比也。泉水。瑟流則安。觴沸者。陵暴之比也。排突而出曰檻。水激則不生。物矣。芹之言勤也。勤王之比也。赤芾在股。不蔽其足也。邪幅在下。露其行。滕也。無委佩之。

度傲慢之比也。柞惡木可薪，非棟隆之材也。蓬蓬葉亂，以比無禮也。楊木輕舟浮而維之，以繩比流散也。各章詠古以諷今，蓋天子所與共奠天下者，惟諸侯。先王爲之侑饗以賓之，朝覲以會之，衣服車馬以庸之，諸侯親則屏翰固，而天子尊，故首章思先王錫予之隆。二章思先世來朝之儀，三章思來朝之恭敬。四章思從行者之有禮，五章思昔人心驩悅。今幽王恩禮衰薄，諸侯不朝，朝者亦憤懣不



平無勤王之忠所以刺也爲豔后一笑而舉烽火以戲諸侯末年犬戎之難諸侯不赴而西周遂亡詩人先見序所謂見微思古也

古序曰角弓父兄刺幽王也毛公曰不親九族而好讒佞骨肉相怨故作是詩也

說曰詠親親而以角弓比所以爲刺駢赤色也彤弓周人所尚以比貴戚也角觸也以比不睦也弓屈彊之物以比幽王驕亢也

古序曰苑柳刺幽王也毛公曰暴虐無親而刑

罰不中。諸侯皆不欲朝。言王者之不可朝事也。  
說曰：楊之垂者曰柳，柳，儻也。柔脆之木，喪車  
亦曰柳。日酉亦曰柳，昧谷謂之柳谷，蓋頽敗  
喪亡之比也。鳥飛雖高，不能附天。易小過之  
象曰：剛失位而不中，不可以大事。有飛鳥之  
象，亦謂君子行過乎恭也。

古序曰：都人士，周人刺衣服無常也。毛公曰：古  
者長民衣服不二，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  
歸壹。傷今不復見古人也。

說曰朱子改爲亂離之後人不復見昔日都  
邑之盛人物儀容之美而作非也衣服者身  
之章先王所以齊民俗辨等威莫先于衣服  
王京八方人萃習尚易雜明主端好素履則  
邦畿首善貴家大族不敢競浮華以傷雅道  
四方所以取正也幽厲奢侈都人化之士女  
游冶膏首衽服如後世高髻大袖之謂服妖  
詩人所以興刺也夫帝王不易民而化上好  
則下甚文武之豐鎬既有周南幽厲之豐鎬

焉可無此篇乎。所以存都人士也。

古序曰采綠刺怨曠也。毛公曰幽王之時多怨曠者也。

說曰朱子改爲婦人思其君子之詩非也。幽王使人不以道。詩人託閨怨以刺之。人情者聖王之田。男女居室人之大欲。古者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新昏三月不從政。恤其私也。今使其室家睽離。匹婦銜怨。故聖人錄是詩以明王道本乎人情耳。綠與藍皆色也。爲女

子事人之比綠。菴通其草。澀礪可滌。筭櫛藍。可染布帛。皆婦人所用。五月刈藍。紀時也。古序曰。黍苗刺幽王也。毛公曰。不能膏潤天下。卿士不能行。召伯之職焉。

說曰。朱子改爲宣王。封申伯于謝。命召穆公往營城邑。將徒役南行。行者作此詩。非也。按詩任輦車牛。營繕之事。徒御師旅。則征戰之事也。肅肅謝功。營謝之功。烈烈征師。則平淮之師也。此詩兼營謝與伐淮二役。追思先王。

惡虎君臣以刺幽王之不能繼先業也獨謂  
營謝之卒自作誤矣

古序曰隰桑刺幽王也毛公曰小人在位君子  
在野思見君子盡心以事之

說曰朱子改爲喜見君子之詩非也又曰辭  
意大槩與菁莪相類尤非也詩苟不逆其志  
但據文辭之相類卽二南之辭有類鄭衛者  
矣奈何不以此詩爲喜見君子之詩乎末章  
未見之情宛然何爲喜見幽王無道君子在

野故以桑爲比。桑者喪也。桑可爲衣。喪其衣德也。隰下濕。比賢者處側陋也。

古序曰。白華。周人刺幽后也。毛公曰。幽王取申女以爲后。又得褒姒而黜申后。故下國化之以妾爲妻。以孽代宗。而王弗能治。周人爲之作是詩也。

說曰。朱子改爲申后被黜而作。如以小弁爲宜。曰自作皆非也。周人代爲申后之言。以刺幽王耳。予幼受朱傳。疑申后能爲白華之忠。

厚胡不能戢父兄之逆謀宜曰能爲小弁之  
親愛胡乃預驪山之大惡讀古序始知二詩  
爲託刺故序不可易也然不曰刺幽王而曰  
刺幽后何也幽后褒姒也幽王之黜申后也  
以褒姒故刺幽后卽刺幽王也王爲幽王則  
姒爲幽后也言約而該矣朱子謂幽后字誤  
非也菅茅白華喪祭用之比嫡后清潔共承  
先祀也雲無心水無情桑衣所出鼓鐘風聲  
也鶯鶴嫡妾貴賤也鴛鴦夫婦也扁石妾卑



也皆所以比也

古序曰綿蠻微臣刺亂也毛公曰大臣不用仁心遺忘微賤不肯飲食教載之故作是詩也

說曰朱子改爲微賤勞苦者託爲鳥言非也謂詩中未有刺大臣意亦非也行有後車能飲人能食人非大臣而何乎又謂序言褊狹無溫柔敦厚之意夫溫柔敦厚以求詩非以求序也詩不可盡言序則不可以不盡言也詩不敢直刺而自託于鳥不敢辭勞而但告

哀于人黃鳥。睂睂應節。趣時人所喜悅。故以爲比也。志苦而辭卑。乃所以爲溫柔敦厚之至也。又謂全詩皆鳥言。綿蠻二字爲鳥聲。直貫全篇。尤不成文理矣。

古序曰。瓠葉大夫刺幽王也。毛公曰。上棄禮而不能行。雖有牲牢饗餼。不肯用也。故思古之人。不以微薄廢禮焉。

說曰。朱子改爲燕飲之詩。非也。古明王親賢好士。日與羣臣嘉賓。接慤勤之歡。物薄而禮

勤會數而情厚。士君子日親則深宮長夜之  
娛自損。觀頰弁賓筵魚藻諸詩。而知幽王日  
荒于酒也。羣臣宗族罕得進見。故詩人託興  
瓠葉以訓恭儉。瓠賤而葉兔小而首至薄也。  
牲牢饗餼不用。而取其至薄。善誘之意也。王  
且不能行。所以廢禮也。變雅至此。周室將亡  
矣。朱子猶以爲燕飲之詩。則三百篇次第皆  
錯亂而不可讀已。

古序曰。漸漸之石。下國刺幽王也。毛公曰。戎狄

叛之。荆舒不至。乃命將率東征。役久病于外。故作是詩也。

說曰。朱子改爲將帥出征。經歷險遠。不堪勞苦。而作用序之義。而不本其事。則作者之志。茫無棲泊。豈刪定之意歟。漸石。危險之比也。周在西。荆舒在東。故曰悠遠也。豕。蒸涉波。東南江海之景也。豕。江猪也。易中孚所謂豚魚。風至則羣起。波面躑躅。然見其腹白。故曰白。躑。風之徵也。月離畢。雨之徵也。畢。北方玄武。

之宿也。八星形如有柄，小網故曰畢。主邊兵，亦謂之雨師。月陰精也。主水行畢，度則多雨。風雨則失天時，險遠則失地利，久役則失人和。君不仁而好戰，亡可立待矣。漸漸之石已下三詩，悽愴衰颯，亡國之音也。

古序曰：苕之華，大夫閔時也。毛公曰：幽王之時，西戎東夷交侵中國，師旅并起，因之以飢饉，君子閔周室之將亡，傷已逢之，故作是詩也。

古序曰：何草不黃，下國刺幽王也。毛公曰：四夷

交侵中國背叛用兵不息視民如禽獸君子憂  
之故作是詩也。

說曰子云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此詩與漸  
漸之石序皆云下國興刺則舉世非之矣怨  
悱悽惋辭窮志竭無復含容之意與大雅瞻  
卬召旻同其迫促所以終二雅而爲亡國之  
情也據古序聖人刪定之義井然如朱傳之  
紛紛則顛倒錯亂甚矣天地間物之至微易  
生莫如草無草則不毛之地故以草玄黃比

也。若華色赤，周之所尚也。玄黃，赤色之變也。易曰：龍戰于野，其血玄黃。坤之六五，地道窮也。小雅始于咸亨，終於道窮，故詩義在比與興，非有二也。